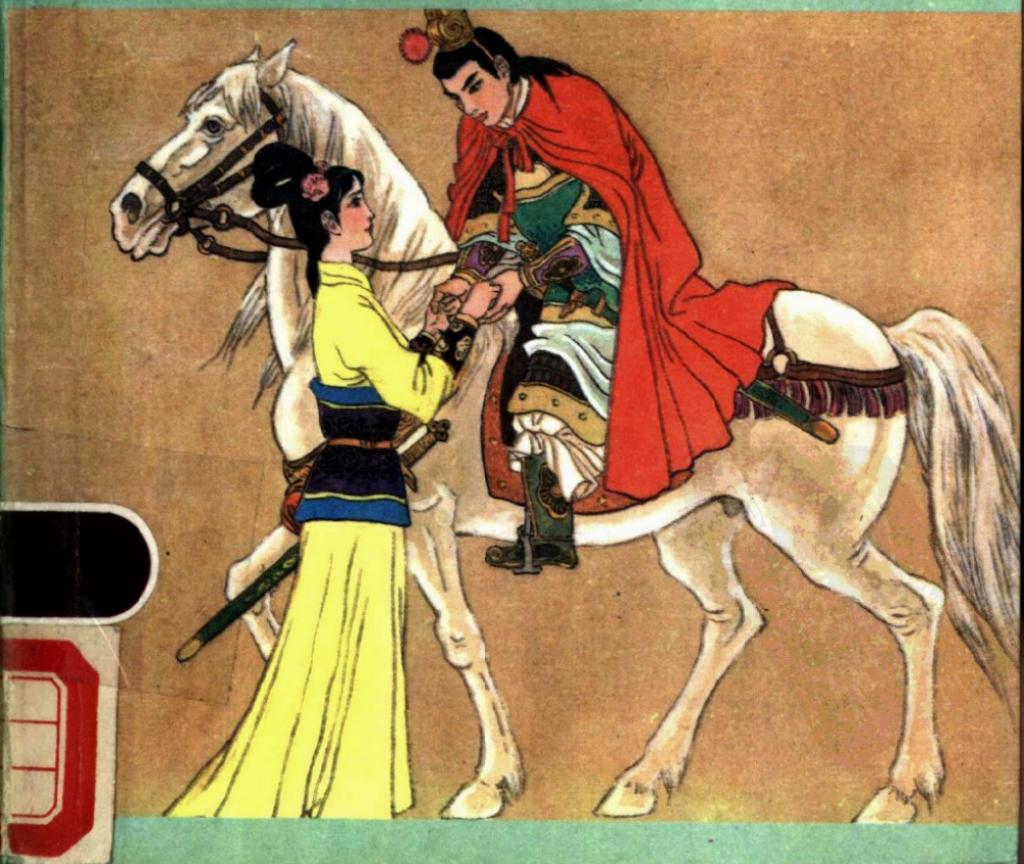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# 笏山王

蔡召华 著  
刘英杰 校点



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

# 笏 山 王

蔡召华 著 刘英杰 校点

---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HU SHAN WANG

笏山王 蔡召华著 刘英杰校点

---

责任编辑：左振坤

封面设计 尹怀远

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2.75印张 4插页 286千字  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)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

农安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：10 350 定价：3.45元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—80528—080—0/I·18

---

## 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

### 出版说明

在中国小说史上，晚清和民国是创作的繁盛时期。小说内容和政治、社会生活结合得愈加紧密，取材范围进一步扩大，反帝、反封建斗争，妇女解放运动，反对迷信活动等都在小说中得到充分反映。在写作技巧上，这个时期的小说，承继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，又吸收借鉴了外国小说的表现手法，因而使人耳目为之一新。无疑，这一时期的大量优秀小说，以其深广的社会内容、反帝反封建的进步作用和已臻成熟的艺术形式，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位置，成为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，是我们民族文学遗产中的重要部分。

过去，整理出版的晚清民国小说作品不多，资料匮乏，给教学和科研带来很多困难。为改变这种状况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《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》，向教学科研人员提供第一手资料，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形象的近现代历史教科书。

丛书选取晚清民国时期思想倾向较好，艺术性较高，有一定影响的作品；选取各个流派、各种风格的代表作；以长篇、中篇小说（包括与小说相近的弹词）为主，兼辑短篇小说。解放后已印行较多的作品，一般不再收入。在整理出版作品的基础上，将陆续出版研究晚清民国小说的论著和资料。

考虑到今天读者的阅读习惯，在尽可能保持作品原貌的基础上，对收入本丛书的作品，一律采用新式标点，横排，并按文意分出段落。

吉林文史出版社

## 目 录

<b>第一回</b>	可家儿读书贻笑	
	玉氏子出山求名	( 1 )
<b>第二回</b>	赂本官拙行铁扇子	
	惩土恶痛打丁霸王	( 5 )
<b>第三回</b>	聚黑狱三虎谈情	
	揭覆盆万民属目	( 9 )
<b>第四回</b>	叶县民遮道留车	
	蒲府官怜才雪狱	( 14 )
<b>第五回</b>	罢印符门生作娇客	
	联手足武士亦诗人	( 19 )
<b>第六回</b>	筑鸾楼可庄公纳妹	
	会牛岭玉乡长兴师	( 23 )
<b>第七回</b>	玉公登坛大破敌	
	韩氏受赂先背盟	( 28 )
<b>第八回</b>	困古庙可僧椎救生盟主	
	出碣门绍军车载死庄公	( 33 )
<b>第九回</b>	避公位牛岭赋新诗	
	劫囚车韩庄遭烈火	( 40 )
<b>第十回</b>	遵遗嘱绍庄公会丧	
	陷深坑铁先锋丧命	( 45 )
<b>第十一回</b>	绍秋娥铁棒打韩庄	

	颜少青彩旗聘可女	( 51 )
<b>第十二回</b>	访榕坊众小厮拿石 宿茆屋两村女联床	( 55 )
<b>第十三回</b>	赠金盏颜庄公赂鄙夫 闹镜房可娘子调娇婿	( 62 )
<b>第十四回</b>	血溅花园炭团误杀可明礼 火燃眉坂娇弯计救颜少青	( 68 )
<b>第十五回</b>	破可兵香姐擒飞虎 逃韩难张女救真龙	( 74 )
<b>第十六回</b>	杀韩煦马首集磨刀 救崇文龙飞领令箭	( 80 )
<b>第十七回</b>	左眉庄仗义立韩陵 养晦亭新诗联绍女	( 85 )
<b>第十八回</b>	桃花乡奇女任百莺弄巧 松树冈奸人与双虎同诛	( 91 )
<b>第十九回</b>	病尼姑草坡秘授两头铲 莽娘子毛洞同诛三界魔	( 96 )
<b>第二十回</b>	霞洞酒杯盟足足二女敛衽 竹山醋碗欹香香众姬齐斗	( 101 )
<b>第二十一回</b>	大智力降五娘子 少青齐纳两佳人	( 107 )
<b>第二十二回</b>	谈离合锦囊私解字 救庄乡黄石两兴师	( 110 )
<b>第二十三回</b>	伐韩陵绍庄公大盟葛水 医可当雪娘子夜走钩镰	( 115 )
<b>第二十四回</b>	燕娘杏娘十字坡齐鏖巨敌 庄公庄勇一杯酒互订良媒	( 120 )

<b>第二十五回</b>	莽乡主挥拳夺乡长 多情女感梦说情郎	(126)
<b>第二十六回</b>	代鸿雁一女戴星霜 效鸾皇两雌误云雨	(133)
<b>第二十七回</b>	夺状元百花争御雌才子 屯双角万竹峡齐携女英雄	(141)
<b>第二十八回</b>	会重关娇鸾娘子夸奇宝 传华札跨凤才郎娶状元	(150)
<b>第二十九回</b>	聘花容五佳人齐开谏口 踏月影两娘子各诉隐衷	(156)
<b>第三十回</b>	水月僊多风月竹外闻琴 禅房权作洞房花前酬聘	(161)
<b>第三十一回</b>	赵无知权扮新夫婿 百不败计赚假佳人	(166)
<b>第三十二回</b>	战唐婆诛暴立贤 闹洞房移花接木	(173)
<b>第三十三回</b>	嫂侮姑众乡勇拟攻开泰 兄刺妹诸娘子力救公挪	(179)
<b>第三十四回</b>	迎娇婿赵乡长称公 火蓬婆范佳人破敌	(184)
<b>第三十五回</b>	观军容呼家宝登台论将 信天命绍潜光逾沟受盟	(189)
<b>第三十六回</b>	立界表重寻旧雨柳沾泥 露真情一度春风花结子	(195)
<b>第三十七回</b>	欺可氏手札赚飞熊 讽绍公眉庄媒卜凤	(199)
<b>第三十八回</b>	寻少青黄石虚兴救可师	

	荐小黑紫霞大作无遮会	(204)
<b>第三十九回</b>	三勇召道中苦谏花容	
	百兽歼洞里祥呈玉玺	(211)
<b>第四十回</b>	接紫藤书三庄勇中途逢败将	
	复黄石地两娘子分道展奇猷	(220)
<b>第四十一回</b>	少青回兵赴家难	
	娇鸾驻马雪奇冤	(226)
<b>第四十二回</b>	立寿官百经营不负遗孤	
	死韩公一纸书能留娘子	(234)
<b>第四十三回</b>	僭王号两宗妃同被殊恩	
	卖韩庄四貳臣合遭显戮	(240)
<b>第四十四回</b>	感累叶收录旧庄公	
	布四邻始即新王位	(244)
<b>第四十五回</b>	大晋封诸娘子一朝渥泽	
	小施展多智侯千里朝天	(250)
<b>第四十六回</b>	旧恩欢续南薰宫	
	吉语新留群玉府	(257)
<b>第四十七回</b>	新历成穷匠人一朝遇合	
	旧雨聚老夫妇两地因缘	(262)
<b>第四十八回</b>	给玉佩韩公子抱乳拜丈人	
	忌历书绍眉王忍心诛叔父	(270)
<b>第四十九回</b>	劫法场绍纬设谋救父	
	战铁山司马失算丧师	(277)
<b>第五十回</b>	降将权时留幕府	
	王师大举伐眉山	(282)
<b>第五十一回</b>	议眉京呼相遣军分守险	
	火林箐绍王赏雪大丧师	(287)

<b>第五十二回</b>	乱宗嗣瞋云私育伪储君 媚邻邦潜光忍遭废王后	(293)
<b>第五十三回</b>	劳大夫拙用美人计 可新妇巧点探花郎	(297)
<b>第五十四回</b>	晋王恩幸诸营 可妃病邀殊眷	(301)
<b>第五十五回</b>	窦将军夷庚寨怒诛妖道 乐童子樊仙岩力斩邪神	(306)
<b>第五十六回</b>	布檄文一巧匠鸦飞莺闹 乱官闾两国舅杀相逼君	(313)
<b>第五十七回</b>	破碣门绍主出降 迎王师晋军奏凯	(319)
<b>第五十八回</b>	分十道花余余初定鸿图 破三城可足足夜攻乌合	(324)
<b>第五十九回</b>	两才人新诗强结百年缘 四奇媛狂歌醉闹五仙庙	(330)
<b>第六十回</b>	倒神像仙子投胎 试凯歌才人挥管	(336)
<b>第六十一回</b>	韩春荪白衣中状元 杨三弟赤身召仙子	(341)
<b>第六十二回</b>	劫妖囚黄石侯中途被弑 阻毒雾伏魔伯深夜罹灾	(347)
<b>第六十三回</b>	火兽无功遭急雨 娇鸾转念悟慈云	(352)
<b>第六十四回</b>	慈云庵封发酬君宠 延秋亭同心解主忧	(357)
<b>第六十五回</b>	奔紫都玉兄弟说妖人	

- 布檄文张指挥得美妇 ..... (362)  
**第六十六回** 改公文一字诛韩水  
    净妖雾两妃遇颙和 ..... (371)  
**第六十七回** 斗分身白发小儿丧命  
    破妖阵蓝眉仙子伏诛 ..... (378)  
**第六十八回** 复故土玉重华五岁封侯  
    泣深宫可炭团一朝会母 ..... (382)  
**第六十九回** 从龙飞凤绘功臣  
    玉牒珠囊贻后嗣 ..... (391)

# •第一回•

## 可家儿读书贻笑 玉氏子出山求名

圆和尚者，笏山王之裔也。僧舍秋灯，大雨弥月，长宵难遣。与和尚对榻寢，为述乃祖笏山王事甚析。笏山在云南蒙化之西，天日晴朗，人遥望万笏柱天，曰此笏山也，亦呼万笏山。好事者裹粮寻之，行一二日，山忽不见，而不知山之中，山水环注，桑麻鸡犬，不下数十万家，盖秦桃花源之类也。永乐时，每年九月，有人携银三百两，到蒙化厅纳粮。自言山中人，衣冠言语，无异土著。又百年，始有玉廷藻，成进士，由县令至知府，政声藉藉，为当道所忌，罢官去。山之中，有三眉山，三巨姓居焉。中眉山俱可姓，约万余家，名可庄；右眉山俱绍姓，曰绍庄；左眉山俱韩姓，曰韩庄，亦不下万家。其错居环拱者，五百余乡，然言乡不言庄矣。其地多马，其俗强悍，好斗不尚文。每乡有长，曰乡长。长之次，曰乡勇。而庄之长，则曰公，公之次，则曰庄勇矣。其公、其长、其勇，大约择本庄本乡之雄武者为之，亦有世袭者。凡诸乡之耕田家，得谷一石，则以三斗供乡长。乡长自取一斗，以六升供韩，六升供绍，八升供可。韩绍二庄之耕田家，得谷一石，则以一斗五升供本庄公。本庄公自取一斗，而以五升供可，名曰岁供。惟可庄之耕田家，以一斗供本庄公。

而已。谷之多寡，视此为等杀焉。三庄之人，炳视诸乡人如奴隶。而诸乡人亦俯首帖耳，不敢少有冒犯，如奴隶之遇官长，其俗然也。婚娶，除亲姐妹俱不禁，然结婚异姓者听之。其人不许出山，出山与山外人通者，名曰外奸，立斩无赦，而得公令者不在此例。乡之人，得乡长令，犹要得韩绍二庄公令，得韩绍二庄公令，犹要得可庄公令。韩绍之人，得本庄公令，亦要得可庄公令。惟可庄人，得本庄公令，即可出山无罪矣。韩庄之南，有黄石乡，乡皆玉姓。其乡长玉遇工，长此乡四世矣。至遇工渐弱，几失长。妻林氏，廷藻其出也。遇工私购山外书，俾之读，而廷藻聪敏甚，弱冠，经史制义无弗通。娶桃花乡云氏乡主，名小凤，甚相得。原来山中的称呼，凡庄公之女，称庄主，乡长之女，称乡主。大约如公主郡主之例。一日，商诸父母曰：“儿自揣学已有成，欲出山应试，博一微官，为山中作个破天荒，不强似仰三庄人鼻息？”遇工曰：“儿不知庄公的法律么？待为父的相个机会，去得时，便去。”言未已，忽传乡勇玉无敌来见。无敌曰：“昨日可庄公有令，欲寻个识字懂事体的，出山纳粮。你少爷自少读书，何不着他应令出山，广广见识？”遇工大喜，教无敌备马俟候。携廷藻及几个从人，亲谒可公。黄石至可庄，原有数百里之遥，到时恰夜深时候，乃宿于庄勇可如彪家。是夜明月如昼，廷藻见父已寝，步出轩后园子里看月。遥闻书声琅琅，触其所好，脚步儿随着那书声，踱至一小室外。从窗缝张去，烛光下卧着一人，深目钩鼻，抠卷呕哑。细听之，所读乃《三国演义》，不禁格声一笑。其人抛书竟起大踏步走出户外，叱问：“谁敢笑我？”廷藻上前作个揖曰：“小弟是黄石乡长之子玉廷藻，蒙伯父留宿厅事，闻书声甚美，故踏月偷听，不期惊动兄长，休得见罪。敢问兄长是谁？”其人发怒曰：“你

不识可明礼少爷么。我父亲好意留宿，你倚仗着乡长的野卵儿，在此探头探脑的笑少爷读书，吃少爷一拳。”即提起碗大的拳头，没脸的打将过来。廷藻大惊。转步便走，从轩外绕至耳廊，见两个人提着灯笼斜刺地引着如彪，便大呼：“伯父救我！”如彪见儿子赶着他，便问何事。明礼曰：“儿好好的在书房读书，这厮从窗外笑我，读书是可笑的么？”如彪曰：“我的儿，饶他罢，他也会读书的。”明礼曰：“敢是笑我读的不如他么？”提起拳头劈面又打。如彪用手格住，呼廷藻过来：“是你不是了，向少爷跟前跪着，赔个礼罢。”廷藻捏把汗，只得磕头赔罪。如彪曰：“我的儿，且饶他，明儿再说。”明礼忿忿地去了。廷藻谢过如彪，回寝处坐床上哭。自思等人耳，只是姓小了些，便受这等恶气。想了想，渐哭得声高了。遇工梦中惊醒，诘问出情由来，不由得不气，把着廷藻的手曰：“儿且住，若庄公许你出山，便暗暗地携着媳妇儿同去，不作了官不许回来，有甚祸患，为父的自当之。”廷藻含着泪曰：“儿何足惜，只防可公知道呵，苦了儿的爹娘呀，爹娘呀！”言着，跪在床前，呜呜的哭个不住。遇工搀起来曰：“儿且住，若被人听见呵，不是要。天渐亮了，可洗净你脸上的泪痕，随着为父见庄公。庄公若允了，便是你的造化。”天明，解开包裹，拿出十两银子，送如彪作人情。如彪喜曰：“这事在某身上。”遂带着他父子来见可公，言廷藻怎的能读书，怎的识事体，出山纳粮，惟有他可以去得。可公大喜，即取庄令一枝，粮银三百两，交与遇工。遇工交与廷藻另银二十两，与廷藻作盘缠。言明日吉日，便可起程。遇工拜辞了可公，又谢了如彪，携着廷藻，带从人，上马回黄石，又使人禀过韩、绍二庄公。是夜，一家哭着，打点资斧行李，令媳妇儿小凤，扮作家童。林夫人擦着泪曰：

“我眼前膝下只有你两口儿，你这一去求官呵，可几时回来的？”廷藻伏在地下，哭得不能答应。小凤曰：“婆婆珍重，我们被人欺侮的忒煞，倘天可怜呵，自有伏侍婆婆的日子。”遇工曰：“我的媳妇儿，倘你丈夫不得官，教他且在山外过日子，为男的永不要他见面了。”小凤曰：“媳妇晓得，只是眼前膝下呵，盘缠谁捧，鞍马谁供，教媳妇去一年抱一年忧，去一日抱一日忧，去一刻抱一刻忧。”言着，又倒在地下啼哭。忽一老嫗前禀曰：“小子们言，外边天已亮了，马匹都齐备了。不争你们哭呵，只是赶不上宿头，路上又多虎狼，却怎了？”遇工催促儿媳上马，教玉无敌铺着挑行李的小子，取路出槎槎径来。这槎槎径，凡十二曲，始达山外，只可容一人一马，每曲有人守着。验了庄令，出了山，四人竟投蒙化厅来。交纳明白，无敌回山缴令去了。

## ·第 二 回·

### 赂本官拙行铁扇子 惩土恶痛打丁霸王

无敌回山后，廷藻在锦溪旁，租了一所房屋，与小凤居住。这锦溪去城南半里，岸夹桃李，间以垂杨，花时灿烂如锦，是个绝幽雅的所在。小凤换了女妆，不旬日讨了个小丫头、一老嫗、一小厮，五口儿过活。是年，提学签事胡公，见廷藻文，大奇之，取入蒙化学第一。明年乡试，又中经魁，连捷成进士，以三甲授南阳叶县知县。这叶县，俗最顽梗，多盗贼。盗贼以三霸王为窝主：城中霸王丁姓是个武举；东南隅霸王韦姓，是个援例的监生；西北隅霸王刁姓，是个捐衔的照磨。三人各霸一方，专一占人妻女，纵爪牙暴掠良善，官府莫敢谁何，人又号他为坐地三虎。廷藻到任，微行访察，深悉其弊。是日，携眷到衙，前官交卸已毕，即有三名帖到拜。览之，丁武举、韦监生、刁照磨也。帖里写着或铁碗十全，或铁瓶一双，或铁扇一持。玉公大疑，呼旧吏问得明白，始知铁扇者银一千两，铁碗银六十两，铁瓶银四百两，是这里交结官府的暗号。玉公大怒，呼号房门子骂曰：“本县是清如冰直如弦的官，才到任，敢以此物相侮弄！”掷其帖于地。明日，搜检前官案件，正要寻那三人破绽，见有生员陈燕，控韦监生抢夺田禾，打死伊弟陈多福一案；刘李氏，控刁照磨

强奸伊媳胡氏，杀死三命一案；刘全贵控刁照磨纠盗劫伊当典店，赃越一千，斫伤事主八人，其一登时毙命一案；韦伦光，控韦监生毁骸夺墓一案。搜来搜去，并无有控丁武举的。正猜度间，忽炕上有红纸飘下，拾视之，仍是三人的名帖。其铁扇一持的，加至两持。铁瓶一双的，加至三个。铁碗十全的，加至一十六个。呼长随门子诘问，并言不知。乃将三帖藏书夹里。每值告期，留心伺察，亦并无有告丁武举的。会城西武庙诞期，摆道往祭，归至西清街，闻叫冤声，甚哀楚，遂停轿。教拿那叫冤的，顷忽拿至。两妇人怀中取出状子，玉公看了，喝曰：“你这妇人好刁泼，须知丁某是本城中最有体面的，你听谁唆摆，诬陷乡绅？”妇人欲分辨时，玉公喝声：“锁住，拿回衙内，慢慢地究出唆摆人来。”众差役一声吆喝，锁着妇人，随轿回衙。满城百姓，为那两个妇人捏着把汗。哄至衙门看时，又悄悄地一无所见，早有人报知丁武举了。武举大喜，自言自语曰：“这两持铁扇，使得妙也。”正鼓掌间，忽背后有人和着曰：“使得妙，使得妙。”武举惊顾时，是家中帮闲的，混名面面毒，相与大笑。武举曰：“正欲与你酌议此事，这城中谁敢这么大胆，与那妇人做状子，作我的对头？你想想，想得出时即刻摆布了他，作个榜样看看。”面面毒皱着眉想了一会，曰：“是了，岳庙前，新来个摆卦的，自说是广东人，又自说会做状子，但没人睬他，想城内外做状子的，谁敢向虎鼻上讨？何况大半与爷相好的，除了他，别无第二个。”武举怒曰：“着人捉他来，试试老爷的大棒，利害不利害。”面面毒曰：“爷勿动气，新官的脾气，是拿不定的，我请问这两持铁扇，可曾交到玉太爷手里么？”武举曰：“我打听着帖子，是老玉笑嘻嘻收得密密的，正打点这铁扇子如何送法，恰有那妇人的事发作，

他若想我这铁扇子送得快时，须火急的将那妇人替我打死。不呵，我便另行计较。”面面毒跌脚曰：“这话差了差了，初到任的官儿，如饥鹰一般，眼中的肉，未曾入腹，这饥火烧出来，立刻变卦。我劝爷明日写个拜帖，使人扛着铁扇子，面上盖些菘菜，亲自送入署里，当面交纳，兼问他这妇人如何办法，又将岳庙的占卦先生过了嘴，等官差拿他，办个唆讼之罪，不胜似自己动气么？”武举笑着，拍案曰：“人言汝面面毒，谁知又面面到哩，你明朝打听着妇人的消息，或者已结果了他，也未见得。”明日，面面毒起个绝早，衙里打听了半天，打听不出一些消息来。又去问那妇人的小差，那小差说：“这官十分古怪，将妇人一直带入内署，至今未曾放出，知他怎的？”面面毒遂将小差的话，回覆武举。武举十分疑惑，下午扛着铁扇，写了名帖，乘着轿，往衙里时，又道本官有病，改日请会。这铁扇依旧扛回，与面面毒面面厮觑。不知怎的，又过了两日，忽有人拿着玉廷藻的名帖，曰：“本县太爷，请老爷衙里吃酒的。”面面毒指着帖子，嘻嘻笑曰：“此是催铁扇的符了。”商议了一回，武举忙忙的换了崭新衣服，使人扛铁扇，随着轿子直奔衙里来。至大堂，下了轿，却不见知县出迎，肚里正自疑惑，忽数十个公人闹着，拿铁练牵着两个人，由东边牵过西来。捺眼看时，吓得魂都散了。你道此两人是谁？一个是东南隅霸王韦监生，一个是西北隅霸王刁照磨。定定眼，欲向前问个原故，背后听得叮咚的响，一条黑影儿，眼中晃着，早有人套了自己的颈了。武举惊定时向公差骂曰：“你的不知死活的贼男女，谁教令你，敢套老爷？”公差曰：“不干我们的事，只是老玉教令着，不敢不遵的。”言未毕，一声梆子响，冬冬冬三点鼓，大堂上，呜呜着擂起堂来。武举冷笑一声，挺身